

# 新质生产力激发农业高等教育新动能

王冰妹\*, 唐旭迪, 张继勇, 袁宇琛, 凌烁涵, 蔡静#, 陈浩#, 白伟光#

大连海洋大学,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0日

## 摘要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当前农业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存在结构性困境, 表现为评价导向的“离农化”、实习评价的形式化、心理关怀的制度性缺席以及“新农人”使命感在评价尺度中的缺位。破解上述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一套扎根大地的分类评价体系, 围绕“知农深度-兴农能力-爱农情怀”三维度重构评价指标, 顺应农事规律创新长周期、过程性评价方法, 拓展产教融合的多元评价主体, 并将心理关怀嵌入评价反馈闭环。从“离农”到“向农”的评价范式转换, 是涉农高校回归育人初心、为农业新质生产力供给高质量人才的制度性保障。

##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农业高等教育, 评价体系, 新动能

#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imulates New Kinetic Energy of Agricultural Higher Education

Bingmei Wang\*, Xudi Tang, Jiyong Zhang, Yuchen Yuan, Shuohan Ling, Jing Cai#,  
Hao Chen#, Weiguang Bai#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May 25, 2026; accepted: June 23,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冰妹, 唐旭迪, 张继勇, 袁宇琛, 凌烁涵, 蔡静, 陈浩, 白伟光. 新质生产力激发农业高等教育新动能[J]. 教育进展, 2026, 16(6): 1742-1746. DOI: 10.12677/ae.2026.1661316

##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the only wa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higher education,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separation from agriculture” of evaluation orientation, the formalization of practice evaluation, the institutional absence of psychological care and the absence of the sense of mission of “new farmers” in the evaluation scal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above dilemma lies in constructing a set of clas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rooted in the earth, re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ou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knowing the depth of agriculture-developing the ability of agriculture-loving the feelings of agriculture”, innovating long-term and process evaluation metho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farming, expanding the multi-evaluation subj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embedding psychological care into the closed loop of evaluation feedback.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valuation paradigm from “leaving agriculture” to “going to agriculture” i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agriculture-related universities to return to their initial inten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and supplying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gricultural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New Kinetic Ener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涉农高等教育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节点，肩负着“学农业、懂农村、爱农民”的卓越创新人才使命[1]。高质量发展就是利用新的方法、工具、理论与手段培育新的成果，也就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意味着必须发挥传统农耕文明与智慧农业、数智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这就对人才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以教育创新推动人才科技和产业创新[2]，从而全面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而近年教育领域发生的极端事件，如2024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持刀伤人案表明，评价体系失调的后果极为严重。对涉农高校而言，如何避免评价体系成为学生的不可承受之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 2. 农业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结构性困境

涉农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痛点，在于以“综合性大学”为蓝本的标准评价体系，与农业人才的客观规律不相适应，由无锡伤人事件为导向分析如下：

### (一) 评价导向的“离农化”

当前的农业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往往过于注重学业成绩，将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优劣的主要标准。而在农业领域中，农业服务推广、助农电商等真正能体现出农科特色的实践维度，却被边缘化为“锦上添花”的附加项。这种评价导向的直接后果是人才培养的“离农化”[3]：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精密的分子

育种理论，却不懂得如何判断土壤墒情；能够撰写规范的学术论文，却难以与农民进行有效沟通。从制度运行逻辑的角度看，这一困境可能源于学校的评测体系对“可评性”的偏执，导致考试成绩易于量化排名，但大多农业院校开展的田间服务标准难以量化，于是前者不断挤压后者的制度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状。

#### (二) 实习评价的形式化

涉农专业实习具有周期长、地点偏、劳动强度大的特殊性，部分专业也可能直接进入研究所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工作。然而，当前实习评价往往简化为“是否提交实习日志”的形式审查，对实习单位的劳动待遇、工作环境、指导质量缺乏刚性约束与过程性评价。这种评价的形式化造成了权益保障的真空，尤其是在实习过程中的学生如果权益受损也找不到有效的申诉渠道。同时，部分学校对实习单位的筛选仅停留在有单位接受即可，实习报酬、工作强度和安全措施等方面并不在学校的评价视野之内。

#### (三) 心理关怀的缺席

农业专业的学生心理负荷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农事活动的不可控性远超实验室环境：一场倒春寒可能让数月的杂交育种前功尽弃，一场疫病可能导致养殖实验全军覆没。这种“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使学生承受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农事挫折感”[4]。另一方面，涉农学生多为农村生源或调剂生源，面临更严峻的经济压力与就业预期落差，对学业成败的心理敏感度更高。中国农业大学探索“五育并举”心理育人体系表明，涉农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识别率与干预效果显著正相关，但这一理念尚未转化为评价体系的制度性安排[5]。

#### (四) 价值引领的虚化：“新农人”使命感的评价缺位

教育评价不仅是知识掌握程度的测量工具，更是价值导向的隐性课程。当前评奖评优的核心依据局限于GPA绩点与竞赛奖项，而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解决一线生产技术难题的贡献被系统地排除在评价视野之外，评价便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服务“三农”是情怀口号，而非值得用评价尺度衡量的核心素养。这种价值引领的虚化，使评价难以区分“形式上的演说家”与“扎根大地的实干家”。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指出，农业高校需要“构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强化“农业教育”在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 3.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评价体系重构

破解“离农”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一套真正“扎根大地”的分类评价体系。这不仅是技术指标的增减，更是评价哲学的范式转换。

#### (一) 重构评价指标

面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围绕“知农深度-兴农能力-爱农情怀”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重构。在知农维度，可以降低纯记忆性理论考试的权重，将作物生长季全程实操、智能农机操作、农业物联网应用等实践创新表现纳入核心考核。南京林业大学提出的“集成度·有效度·灵敏度”三维评价框架具有借鉴意义。它通过构建一体化综合考核运行机制[6]，系统解决传统评价中软指标不可测、评价缺乏协同整体性等突出问题。在兴农维度，可以借鉴沈阳农业大学“多维识别-体系培养-动态评价”的经验，增设“乡土贡献度”评价模块。将学生参与科技小院建设、解决地方特色产业技术难题、领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效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评价证据[7]，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从抒情话语变为硬性指标。在爱农维度，可以将情怀培育从“软倡导”升级为“硬约束”。探索设置价值与认知双轨融合的实践课程，要求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全程参与驻村调研、撰写乡村发展报告，使情怀成长过程具象化、可衡量，推动学生从“感性触动”向“理性认同”“使命担当”的层层跃升。

#### (二) 创新评价方法

农业活动的长周期性、季节性与不可控性，天然抵触以学期为单位的静态考核。评价方法改革应顺应农事规律，建立与之匹配的长周期、过程性评价机制。一方面，可以推行“作物生长季全程跟踪评价”与“畜牧养殖全流程考核”，打破学期制对评价时空的人为切割。允许学生在遭遇自然灾害、疫病暴发等不可抗力时申请“合理失败”认定与二次考核，将评价的关注点从“成功还是失败”转向“从失败中学到了什么”。这种容错机制的建立[8]，既是对农事规律的基本尊重，也是培养学生抗逆心理资本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还可以以数字技术赋能精准评价。利用农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学生在智慧农场实训中的操作数据轨迹，建立个性化的技能成长图谱。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表明，基于数据的“全生命周期”评估体系可将预警精确率提升 80%。当评价从模糊的经验判断走向精准的数据画像，因材施教便获得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 (三) 拓展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的单一性是导致“离农”困境的制度根源。当评价权高度集中于高校内部学术共同体，以学术标准衡量实践贡献的偏差便难以避免。破解之道在于构建产教融合的多元评价共同体。组建由高校教授、农业企业技术骨干、基层农技推广员、合作社带头人共同参与的产教融合评价委员会，让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在评价标准中均得到体现。周卫院士提出的“名校名企融合创新战略”为此提供了制度模板：通过共建产业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将企业用人标准直接嵌入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将实习单位的劳动保障合规性、学生满意度纳入合作基地的筛选与退出机制。当评价的“指挥棒”不仅指向学生表现，也指向合作单位的育人责任，产教融合才能从“单向输送劳动力”升级为“双向价值共创”。

### (四) 嵌入心理关怀

评价体系改革不能只见“分”不见“人”。应将心理健康关怀作为评价反馈闭环的内在构成要素，而非游离于评价之外的事后补救。具体而言，建立学业预警与心理预警的双轨联动机制[9]。当学生的实践课程成绩持续下滑或出现异常波动时，系统自动触发心理评估与辅导介入，而非简单以“挂科”处理了事。北京农学院探索的“五育并举”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表明，依托涉农专业特色开展农事劳动、园艺疗愈、自然美育等活动，可有效将评价压力转化为成长动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以“桃园植心”为代表的实践也证明，当学生从“被评价者”转变为植物的“照料者”，评价焦虑便在生命互动的滋养中悄然化解。

### (五) 改革落地的现实路径

现今方案在推行中需要正视三类困难。其一是教师工作负担问题。高校教师不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工作职责，还有着繁重的科研任务，而大多学校成绩过程性评测比较多，其耗时比期末考试更多，教师负担更重。可以依托涉农高校数字化智能平台，让学生在线提交实践实习材料，设置标准实现系统化筛选，教师仅用复核异常份数或者高分段材料即可。其二是评价指标的公正性。一些定性指标等容易出现评分偏差的现象，会增加教师合分负担。可以采用多评分主体交叉印证的方式分别对同一份实践档案进行评分，分差超过 30%时提交院级教学委员会仲裁。其三是院系改革力度不均。可以先采取试点的办法，在农学专业试行两年，以“用人单位满意度”和“学生学业成就感”为效标与未改革专业对照，用数据证明比较优势后再逐步推广。综上所述，虽然方案还有所欠缺，但以上困境均有可行应对，关键在于建立“设计 - 试行 - 反馈 - 修正”的迭代机制。

## 4. 结语

涉农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涉及理念、制度与文化的深层变革。其核心命题在于：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是精于论文写作却疏于稼穡之道的“学术精英”，还是懂技术、善经营、

爱农村的“新农人”？评价体系的选择，就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制度性回答。从“离农”到“向农”的转向，需要制度设计者的勇气与智慧。勇气在于敢于突破以学术 GDP 为导向的评价惯性，智慧在于找到符合农科规律、契合产业需求的替代性方案。四川农业大学提出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南京林业大学构建的“集成度·有效度·灵敏度”框架、沈阳农业大学探索的“多维识别-动态评价”模式，均为这一转向积累了可贵的先行经验。当评价真正扎根大地，涉农高等教育方能回归育人初心：培养一批心怀“国之大者”、身怀兴农之技、甘于扎根乡土的稼穡传人。唯有如此，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人才供给才能从“有”走向“优”，乡村全面振兴的壮阔图景才能在人才与土地的双向奔赴中徐徐展开。

## 参考文献

- [1] 姜瑛, 许嘉阳, 杜莲珍, 等. 高等农业教育“价值-能力”贯通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J]. 智慧农业导刊, 2026, 6(6): 164-167.
- [2] 章爱军, 刘飞, 邓威威, 等. 园艺疗法在涉农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探索与实践——以茶学专业为例[J]. 茶业通报, 2026, 48(1): 3-8.
- [3] 卢建军.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22): 14-20.
- [4] 李艾诺, 李明. 高等农业院校教育督导制度的历史演进、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4): 494-500.
- [5] 初金哲, 邹淑媛, 周丹. 涉农高校耕读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25, 14(3): 6-11.
- [6] 周静逸. 涉农高校“五育并举”心理育人体系的创新与实践[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6): 190-202.
- [7] 靳梦洁, 汪红梅. 基于 CIPP 模型的农林高校“双创”教育质量评价[J]. 中国林业教育, 2024, 42(5): 17-24.
- [8] 钟建. 涉农高校学生心理特点及教育策略研究[J]. 就业与保障, 2023(12): 34-36.
- [9] 李磊, 李巍. 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心理健康问题及成因分析[J]. 山西农经, 2019(18): 128+130.